

(張一版出日今)

▲本社在北京後門內東高房十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事由單

收到文件一件

一、直隸交涉公署請轉知章超携帶保證書相片印花來署領照函

發文 無

報 告

庶務部雜務課報告

敬啟者敝課前經庶務部部員會議決凡關於本校各機關所用消耗物品除登計簿冊外每屆月終須根據聯單逐一校對並列表送登日刊以期核實而昭鄭重茲將六月份各機關所用消耗物品列表如左

六月份本校各機關所用消耗物品報告表(九續)

品名 數量 品名 數量

第一院校警

水壺 一把 毛摺 二把

五十頁紅格簿 二本 小笥帶 二把

鐵篋箕 一個 水斗子 一個

墨汁 一瓶 鐵紙夾子 一個

衣勾 五個 筆架 一個

擦銅油 二盒 粗皂 二塊

紫印水 一瓶

第二院校警

洋火 一包 毛邊紙 一百張

抹布 四尺 元筆 二支

洋油 九斤 元煤 四百斤

香油 十二兩 靴油 六瓶

毛摺 二把 勤務表 二百張

刀穗 二個 手提燈芯 一條

一百方賬 一本

第三院校警

洋油 五斤 勤務表 二百張

抹布 六尺 香墨 一塊

元筆 二支 洋火 二包

靴油 七瓶 毛摺 二把

竹紙 一刀 大笥帶 二把

第一院號房

抹布 四尺 元筆 二支

毛邊紙 四十張 漿糊 二瓶

墨水勺 一個

第二院號房

毛邊紙 五十張 元筆 二支

香墨 一塊 一百條賬 二本

漿糊 一瓶 洋油 三斤

第三院號房

抹布 四尺 洋火 一包

香墨 一塊 五十小條賬 四本

毛摺 二把 毛邊紙 一百張

元筆 二支 大笥帶 一把

第二院各處雜用用品

蔴成文紙 五百十張 東昌紙 二十五張

蔴線 三十六兩 黑白棉 一千二百六十根

洋釘 一兩 冷布 八十四尺

白線繩 三兩

第一院茶爐

硬煤 六千斤 小笥帶 一把

洋油 二斤 抹布 二尺

大笥帶 五把

第一院雜役

鐵刀 四把 洋油 二斤

篋繩 三條 大笥帶 八把

小笥帶 一把 燈罩 一個

第二院茶爐

硬煤 一千八百斤 洋油 二斤

第二院雜役

長柄毛摺 一把 洋油 四斤

大笥帶 十二把 元煤 三百斤

小笥帶 六把 抹布 六尺

竹椅帶 四把

第三院茶爐

抹布 二尺 硬煤 二千斤

元煤 一千斤

第三院雜役

大笥帶 十二把

本校木匠

洋油 三斤 毛邊紙 一百張

電燈匠汽鍋爐王孝武

木柴 四百斤 粗皂 四塊

洋火 二包 抹布 四尺

煙煤塊 六噸 皮子 二磅七五

第一院廁所浴室

避瘟水 五磅 布條 三十六斤

子繩 十八條 大笥帶 五把

碱末 九兩 抹布 七十二尺

小笥帶 七把 鐵篋箕 一個

教育叢刊 第三集目錄

教育與社會(即華英)注音字母在國民學校教授之時期(韓定生)對於顏保良君「廢止現在學校考試制度的意見」之批評(楊蔭慶)廢止國立高等師範學校預科

竹掃帚 二把 波斗子 一個

第三院廁所

石灰末 一百斤

第二院校役各處住室

洋油 三十六斤 才盞 一把

馬號

元煤 三百斤

拓字薛學珍

洋火 一包 茶葉 一百包

毛邊紙 六十張 漿糊 一瓶

碎墨 三十三兩 圖釘 三十個

毛摺 一把 小羊毫 二支

書皮紙 二張 油紙 五張

(已完)

雜 錄

旅行採集記(第十二冊) (四續)

鍾觀光教授

今日道遠、忽促未採植物、故不記載。

漢中夫力、多食鴉片、力薄而苦甚、終日所得僅足供一吸之費。而普湖人獨否、能以一日兼二程、忍寒耐飢、任負致遠。故普湖夫力甲于一省。是必鄉有賢者為之禁導、而風俗始良厚也。惜未及詢而知之。

八月二十九日 微雨 雲南驛(六十五里) 21度

六時起、周君病發、亦雇竹兜乘之。七時三十分行、下坡遇大溪南來、流向西山腋間。涉之、行



收特 NO 47-47-47 47-1、出願時費不費、每本定價一毛、郵費不加以答雅意！  
▲定價每冊實售大洋二角郵費三分  
▲發行處北京商務印書館

里許。又有溪自西谷中瀉出、匯前溪而北行。過此、即上峻坂。每上輒得荒坡、延長或至數里、而有小山若蛾眉者、突起為頂。或越之、或繞之、如此甚久。九時十里、沙松灣。飲茗。十時二十分、十里、水盤埔。過埔山益峻偉、略似鸛鵒關。附近凡五里、而得安南關。已十一時、飯于肆中。關外山、雄秀如故、不似鸛鵒關外之蕭索、而路則惡甚。旁及中、突峭削如墻塔、高一二丈、中坎則窄、僅容趾。奔泉所溜、污泥聚之。如此數里、又漸峻上、遂及大山之脊、即前諸小山支出處。越脊望之、則有峯對出、中開廣大之原。白渠蒼野、村廬疊落、即雲南縣所治也。大脊轉西下墜、為縣之外蔽。循之下、二時三分、得大聚落、是為沐滂埔。距安南關已二十里。街子方集、尤盛於普湖。而吾人所期之雲南驛、則在西山下、與此對值、相隔猶二十里、越平驛而進、處處有大水渠停滯。水皆潔清、在途中為少見。惟田多荒廢不治、未悉其故。四時抵驛、市舍頗多、而蕭條已甚。聞縣城較此繁盛、余未見也。記載至六時畢、夜觀書至十時睡、雨微夜不止。

詢諸土人、則言須行九十里、宿於紅崖、未知孰是。六時三十分出發、里許得聚落甚佳。山勢迴環、中有池積水若小湖、周植大樹、波光雲影、電畫天成。由此即溯大溪、貫田疇行、崎嶇綠坡、路低平而漸甚。兜兜夫傾跌數四、進行極緩。九時、二十里、至板橋、始至祥雲縣分路。過橋綠麓、回轉、值大平原、時見村聚接續、而不售茶饌、故無歇處。十時、遇青龍海、澄澈潏潏、蓮茨依依。又睹昆池光景。但面積較小耳。南岸有山北突、斗入海心。臨之行、則羣峯西逝。而海水之內逼者、廣有加、在山曲平行、凡六里許、而得葉鏡湖。面積尤小、而水色亦濁。又二里、十一時許、共行四十里、飯于清華洞、是為縣內之名勝、時促未游。臨小嶺平行峽谷中甚久、凡十里、谷窮得村居二三十家、倚于山窩。曰倚江塘、飲茗。周君建議、讓以兜而步行。塘後一嶺頗峻。山雨淋漓、久行高坡、得有二界碑在坡上、東書雲南縣界、西書彌渡縣界。坡盡下視、有村在窄腋間、是為加買舖。去倚江塘、又十里矣。以上六十里、所見山皆荒瘠不毛。于是又二十里、西面高峯屏列、上摩層霄。而林茂谷深、秀麗傑出。不問而知為定西嶺。准之西行、泉流清瀉、不乳不濁。村民之迎面來者、皆由紅崖趕街子歸。所攜菜果、碩大鮮腴、知其土質之美。左右田畝、遍植草棉、木高花麗、桃芭瑰然。歎沿途無垠之荒土、胡不植此良種。過過彩雲橋二里許、遂得市門、疾趨而入。街子尚未散、貨物美備、非他處街子可擬。石路新築、寬而清潔。市舍亦頗整潔。八百餘里中、城隍廟之宏麗、以此為第一。

。時正腹餒、售黍糕糯團食之、良有餘味。寓舍比于省垣、而值減三分之二。如大理不壓望者、回此採集、實一最良之適地也。今驗知自雲南驛至此、實為八十里而強。紅崖者、或言即古之白崖。俗尚紅賤白、而改稱之。又謂紅崖舊屬彌渡州、(亦曰迷渡州)今改屬鳳儀。(趙州)而其南面諸村仍屬彌渡、東面數村則屬雲南三縣之地、以此為犬牙錯也。又丁記所稱之亨解、編詢無知者、豈驛音有誤、抑果有地而不在此耶。丁言位置在潮溼之山谷、過谷上定西嶺、似即紅崖西面之大石哨矣。而此哨曾名亨解與否、茲亦無從實證。俟詳。

八月三十一日 晴 鳳儀(趙州)六十里 21度  
六時起、七時三十分出發。三里大石哨、亦曰橋頭哨。更上有天馬關橋、望嶺頂在濃霧間、而羣峯之下降者雄厲無匹。有洞多數哈呀於峭壁間、不識前人曾探索之否。上而益峻、小山疊疊於其間、皆峭削特立。側出巨石、岌岌可懼。澗水怒鳴、聲威尤震。十時、十五里、得一寺額曰「禪林冰鑑」、亦極升庵書。有新刻定西嶺碑、則近人李根源氏所記也。此寺與王記之雲濤寺、是一是二、未詳。入旁肆飲茗、復上步至其頂、取氣壓器測之、知其高為七千二百呎。余此行所經高峯、皆未測度、因已具丁記、可覆按也。此嶺則丁氏未記高、故補測之。均處距頂、約尚有一二百尺。踰嶺而前、則形勢一變、平夷容與、不類東面之峻削。而崇岡疊阜、一一豐潤。且右迺迴抱、關鎖嚴密、若無上落者。大溪曲折往復、而兩腋迎之。處處開闢。聚落相望、各占勝境、其他處嶺峽所未有者。漸降至縣城、廬舍亦密、田疇愈展。蓋嶺面西北而背在東南、故一文一獮、一條序一叢雜。鳳儀在面、紅崖在背、以一脊中界之也。但自紅崖望之、則諸峯凌雜、俱不可見、惟見翠屏丹嶂橫互天半而已。十一時二十分、二十里、飯于中哨。一時二十分、十五里、大江西。三時、十五里、抵縣。由南門入、即得宿處、寓舍尚佳。望後山二峯並峙、如翅斯張、娟秀絕倫、即自嶺西左支延袤而下者。正中為文廟、左右衛整劃。似不遇街子、貨物仍寥落、獨胡桃最多而廉、為沿途所未見。山棧亦多、新芋已上市。是日途中所採植物、經烈日炙曝、俱已痿縮、故于標本無記。閱徐記至十一時睡。

九月一日 陰 大理六十里  
七時起、八時步行出城。過隱士許丹山先生故里、有碑碣在路傍、額書西南儒宗。行里許、即望見蒼山巍峨、正在東南方面、噴雲洩霧、作威作福。又數里、見大理雙塔、遙峙西麓。而白屋隱隱、堆積於南坡者、則下關也。洱海近在眉睫、浮青汎白、如見西子一角。于是循南山行、溪流奪路。幸清淺而不湍、跋涉之。九時、十五里、舊舖、飲茗。又東行十五里、入綠野樓、即下關北門。未至關數里、即覺風力大增、卷衣落帽、入關尤厲。蓋大理四景、雪月二者、習知不異。所難知者、惟下關之風、與上關之花、經歷久遠、得無變更否耳。風今實驗知之、而花則證諸傳聞、零落殆盡。蓋我國人工上事、種種退化、所留遺者、僅有天然景觀而已。十一時、飯於肆中。山雨霏霏、久而不已。周君適又作、為歷竹兜始行



。湖海岸西北上、時時見大洞東下、或枯或盈、皆有巨橋跨之。而十九峯巖面、俱隱入雲中、迄暮不顯。二時、十八里、觀音堂。一名大石庵、在聖應峯下、即觀音第一次現形處。殿宇宏整、有亭在荷池中、欄檻欄屏皆以大理石爲之、形琢頗工。此石在本地用之最多、沿途見神道碑去思碑無算、多以此材刻成、而嵌入于粗材中、復以巨塊平座作圍、上覆小檐、不受風雨剝蝕、其式良佳。復前行有担楊梅赴市者、形體瑣小、較吳越間爲劣、而出於此時、特爲罕異。三時十分、十二里抵城、寓全蜀會館。安置畢、出觀街市。今日非街子日、(大理街子、僅有朔望二日、)而仍有物品貿易、是則可謂有街有市者。土產陳列之豐、乃比楚雄嶺等處之街日而又過之。鹿皮最多且美。大理石屏幅、有水描及合天然色彩二種、列肆二三十家。竹葉酒色青而濃厚。桃梨石榴尤廉美于省垣。周覽諸肆、國貨居之七八、而洋貨僅存一二。故大理貿易、皆出地方實力、非同蘇浙市場借外貨而膨脹者也。惟交通不便、無從運輸各省、故商務不能興盛。然鐵路造成、輪船興起、則洋貨輸入、市場一變、又當與蘇浙無異。故爲內地計者、固當開闢道路、便利交通。尤當先礦工作、改良土物、以原料變新式、而投入人之嗜好。雖難遽精、亦足以少抵外貨、不至全爲奴販矣。如鹿皮極廉、少加銅鐵鈕扣以造成箱篋等物、絕非難事。木材多處、製洋式椅棹之屬、尤爲易易、皆當先時規畫者也。大理飲用之水、由山坡下注、取携便而質尤清潔、在滇中各地最爲難得。形勢雖似香港、而峯巒之峻秀、面積之寬廣、則又倍之。若以英人之法

經營是地、整頓無倫比。所異者洱海水淡、產物較少。然市上淡水魚固多、更施養殖之術、則汪洋巨浸、利源亦復無盡。馬鹿蠟蟻人甚劇、趙州與此乃多見之、但不似滿州之甚耳。周君病爲間日瘧、而患頭痛、食金雞納丸不效、以此物有衝動性、與頭痛不相宜也。今晚從其意、延一漢醫診之。言內熱鬱結、當以發表主治、其言頗近理。而立方則用麻黃桂枝防風羌活等重劑、爲治瘧者罕用、未敢謂可。然其人亦蜀產、以治蜀人、與其土風習慣相入、故亦不與阻止。默而不言、意頗疑說矣。大理男女裝束、似吾鄉四五十年前樣式。男去襟已盡、女猶裹足、審美程度極淺。自山寺拈香歸者、尤多俗態、衣貴花繡、色尙紅綠、而無一淡素清雅作女學生態度者。想女學未甚提倡、比之粵省欽防間、猶不逮矣。九月二日 雨 大理點蒼山 20度 七時起。風雨滿城、不見山影。採集困難、而諸子跋涉久遠、亦須休息一日。因自作書五函、寄蔡先生、蔣竹公、朱采公、陳範公、及通藝館同志、告以行蹤所至。周君疾未瘳、且今日本爲開歇期、亦發熱不退、內之諸務停滯。九時令黃工携郭麗中君介紹書往四牌樓務本堂、即商務印書館特約所訪鮑子常君、領款並取函件。返言鮑君遠出、僅留二夥守舖。其夥亦他出、舖門不開。僅有婦孺數人居守、無從接洽。所存函件亦不肯交付、須待下午鮑先生歸再訪云云。余之旅費已在途中耗盡、日內所用、係由周君借於寓主者、聞此殊困。下午三時、補兒與黃工往訪、猶未返舖。

四時晴霽、與張君補兒同出探察上山之路、以備明日進行。過市頭見有取扁桃核敲取內仁以售者、乃知此間又有扁桃樹。由市西小巷向後山進行、乃爲城垣所阻、不能進。登城四望、則雲霧消失、蒼山兀突上穿青空、極目瞻之、覺其絕頂小部猶隱于雲霧間、而其高不可攀正在於此。洱海漲盈明翠倍顯、其逼入西北山麓者、寬廣倍於他處。彼、方亦有高山特起、約在數十里外。一稍偏東、似梁王山。一稍偏北、似雞足山。但與書記所言、方向不甚符合、未審然否。更近至西門、望見三塔鼎立、中塔尤巨、其下殿宇森列、即三塔寺所在。近在城麓、遊之甚便。明日上山當從此寺問道矣。城上有數植物、採取之、即從西門城樓下、循大街過四牌樓、詢鮑君仍未返、歸寓記載。至十一時睡。九月三日 晴 大理點蒼山 22度 六時四十分起、望晴空皎潔、城頭青芙蓉削出天外。蓋蒼山恆例、一日間惟此時露頂、小頃又纏雲霧矣。待飯、至八時半始克成行。出北門二里餘、訪三塔寺、殿舍燬敗已盡、前殿改爲兵房、與陸軍醫院、不得入。宏鐘古渴、俱成灰燼、僅三塔與後舍兩銅殿存。銅佛製作精好、亦缺右手。由殿左覓路上山、猶處處見其遺址。昔日宏規、猶想見之。稍南過李中溪墓、猶完好。由此在廣坡中、漸探漸上、牛羊斧斤、尋逐無已。而前幾遂少、田坡間南望中和寺在高崖上、後倚穹頂、尤適探險、而中隔巨澗不能經涉。循澗上行竟達梁無有、水又洶湧難與爭力。時已過午、即在山腰燃燭塊食之。食竟西上路愈險仄、約二里許、而徑遂

絕。有村婦樵於高崖、詢之則指崖下亂石爲渡。而崖面陡滑、以軟草爲藉、歛身滾下、見澗傍石窟幽邃、種品多於崖間、採集良久、在急流上騰躍而過。則見幽泉數道、自巖間爭隙懸瀉、偏地沮洳、行走亦苦。而幽異之品、乃大增於洞北。分頭搜輯、起倦忘疲。最後又於渾地間、得奇麗蘭科二種。以夕陰已生、不及上寺、遂携而歸。六時抵寓、記載至九時、覺體力乏甚、未畢而睡。周君疾猶未瘳、雖認爲瘧疾、進小柴胡湯。若此方於昨日進之、則速瘳而不損元氣也。分館鮑君亦未至、款不得領、窮乏已甚。粵中蟻蟻最多、滇則蟻少而多蚤。蓋蚤必產卵於地、若有蟻食之其種易絕、否則孳乳甚速。二物之相爲消長、理固然矣。而蚤之可惡、特甚於蟻。徹夜爬梳、寢無甘夢。奔走勞人、何堪此苦。時思灑藥於地、洗刷牀席、亦無暇爲之。九月四日 晴 大理點蒼山 21度 六時起、記載植物。八時三十分飯畢行、將往城後中和峯。以北門道迂、改向西門。過天憲朝紀功碑、豐額巨跌、工作雅質。循大路西上、路傍澗泉汨汨、水草滋生。左右波蕩、頗有所得。過山麓大村、入觀音山祠。過祠則坡路漸峻。傍有窪處。小澗經之、雜生水玉簪(土名貝母)及數種異菌。因恐道路迷失、不敢深入。後由其大路上抵山腰一荒原。見金者圍坐進飯。知已十二時。望寺門猶在穹崖間。距離頗遠。忍飢攀援、隨探隨進。二時許、入崖下一廢院、坐而食點。後由旁徑上寺、寺東向、宅好未壞。洱海滿溢、若在階下。而軒樓間敞、尤適憑覽。余因每次上山、曠時勞力。欲窮高頂、終非寄居山寺不可。故來此之意、大半爲相宅計也。(未完)